

方舟

方舟！是一狀似船形的木造屋宇，三層樓的建築；第一層是爲了牲畜鳥獸打造的家園，父親用竹籬圍成羊欄、豬舍、狗窩、雞埕、鴨寮等，儼然是座室內的小小牧場。

木屋的第二層面積約七十餘坪，明顯比第一層更長更寬，雖不太符合建築力學，二樓卻是我們一家八口的安棲之處，木牆上各式不規則的窗櫺，餘留著粗糙率性的手工味道，誇張的是，母親也能按圖索驥，用藺草編織成不規則的窗簾掛上；而明亮廣闊的室內，並沒有特別隔間，只有運用幾個大型舊衣櫃和書架，劃地自限分出客廳、廚房和五個房間，因爲天花板是彼此相通的，暗暝時只需點一盞日光燈，每個房間皆可隱約照見。

至於三樓的高度只有二樓的一半，功能是儲存糧草、堆積雜物的閣樓，並兼備隔熱效果，同時也是我們嬉鬧捉迷藏的遊樂場。

房舍中間有挺拔的大圓柱，攀附著旋轉樓梯，可以扶搖直上，通往三樓上方的平面屋脊，接著又繼續向上延伸，延伸至約有四層樓的高度後，到達柱子的頂端處，則架設著一座像教堂尖塔般的精巧鴿舍；遠遠望去，真像是帆船的桅杆上，附著的瞭望台。

這看似有些怪異的建築物，是父親和幾位軍中袍澤，在無師自通的情況下，耗時費力了好幾年才蓋成的。那個年代啊！父親慣用這般開頭語，有得吃有得住就該偷笑了，所以對於這棟下窄上寬、有點傾斜的木造「別墅」，沒有人抱怨過；雖然母親在二樓烹煮的飯菜香，總是混合著關在一樓的各種牲畜腥羶臭味；雖然附近大渠和芒草所滋生的無數蚊蠅，總能穿過木板細縫，叮得人畜哀號遍野；雖然夜風掃蕩，躺在欵乃搖晃的木屋裡，總覺得有一股離岸已遠般的微醺。

那個年代啊！父親總是這麼喃喃道哉！曾經有一群未解世事的青年，在山罅溪澗畔引水灌田，原以爲將如此勞動且平凡地過完一輩子，沒想到卻被偶然行軍路過的革命黨團，半哄半強迫的拐騙來到異鄉，而這異鄉，竟是在山之巔、水之湄，迢迢千里之外！那是第一次坐上大船，第一次離家，卻從此回不了家。從基

隆港走出軍艦的那一瞬間，父親就已開始等待船舶能遵循原徑載他回鄉了，而這一等待，卻是五十年的光景流逝。

父親與共同退役的同鄉，在四處探勘之後，終於接受退輔會的安排，落腳於這北橫下巴陵深處的泰雅族部落『嘎拉賀』；當年這幾位異鄉客，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，還能藉著比手劃腳與紋面的耆老們溝通，甚至跟隨敏捷的部落青年，結伴攀登拉拉山狩獵！而這些捕捉野獸的英勇畫面，在我們童騷時光裏，在天階夜色納涼時，父親總要拿出來吹彈炫耀一番。

波光粼粼的大漢溪支流，山路蜿蜒、桃花盛開的峽谷，父親時常慨嘆著說，此地的江山如畫好像那遙遠的老家，但雖然神似卻又不是。這才恍然發現，木造式的三層船屋，莫非是父親潛意識的傑作？以為只要挨近水岸，以為只要型塑一方輕舟，就可以在夢境寤寐中，漂洋過海，回到故里。

只是，船錨在現實清醒時，在歷史洪流的摧殘中，已然化身變成木樁，硬嵌入土石深處，抵固如磐石而無法動彈，而再也無法，航向故里！父親只好認命地在這美麗如仙境的山地村，落地生了根，變成畜牧人家，變成砍柴樵夫，變成了，樂天知命的原住民。

活在這個貧瘠的山裡，人類倚靠著自然山川呼吸，幾乎是自生自滅，隨萬物遷化；然而，在如此故步自封的情況下，傳教士卻悄悄地潛入整座中央山脈，走進各個部落，用宗教所衍繹生成的大愛，呵護這群似弱勢卻又剽悍的山地族群。那棟矗立在竹林間的偌大教堂，除了節慶時吸引村民領受一碗麵粉之外，平時教會中傳來的聖樂和故事，牛奶糖和綠豆湯，才是孩童之所以著迷的原因。

每逢假日，村民們定會結伴上山朝聖禮拜，而我們家臨靠河岸，陽光折射時，水影映照在木屋的牆壁，款擺蕩漾，閃閃炫耀；若在教堂高處俯視時，宛在水中央的木屋，自有一股吸引人凝視的媚惑，尤其是看著牛羊進出房舍，悠遊如水中魚般自在，很少人會不羨慕的啦！

至於圈養在木屋一樓的龐雜牲口，種類繁多，的確令人嘆為觀止；雖沒有獅子、長頸鹿這類異想天開的動物，卻是這角板山中的原住民聚落，第一戶採用人工飼養野鹿、山羌和山豬的「外省郎」。

這些與我們結緣的飛禽走獸，難以詳細計數，但礙於空間及土地有限，除了雞鴨鵝等家禽類之外，其餘牲畜的數量並不多，大型動物或只有公母一對而已，只祈求能保持繁殖即可。這不由得讓人聯想到牧師在傳教時，最愛重複也最喜歡渲染的，就是造方舟的那段情節。

起初，只有少數鄰居會對父親開玩笑的說：「老陳啊！你怎麼把房子蓋成了一艘船呢？」慢慢的，或許大家已耳熟教會的經典故事了，每次路過我家時，總會指指點點、探頭探腦地驚呼：「瞧！牆板傾斜而上，中間的旋轉大柱上還有瞭望台，真像一艘帆船耶！」要不然就是夸飾的說：「哇！這棟船屋的一樓養了好多動物喔！好像挪亞的方舟！」

真令人哭笑不得，我們竟然住在方舟裡！

而方舟，就這麼安份的承載著我們一家人，和數不清的禽鳥動物，默默地在時間的長河中撐篙擺渡！雖看似不堪一擊，卻在幾次颱風肆虐過境後，仍能安全無恙，傲然屹立；以至於所有的人開始相信，這方舟面貌的木屋，必有其玄妙不可知的力量在保護，或許，是神的旨意。何況書上記載的方舟，可以在洪水氾濫時，平穩地躲過浩劫，拯救生靈，而我們也以爲，以爲父親的方舟，比銅牆鐵壁還要堅固耐牢，足以讓我們航行於浩瀚無垠的江海上，瀟灑自適。

但其實不然。

應該是歐莉芙颱風吧！如果沒記錯的話。數十年難得一見的四月颱，千軍萬馬由西岸奔馳而來。黃昏時轟隆隆的水石撞擊聲，讓附近低窪處的居民，早早就移往高地的教堂避難；因幾次經驗證明，「方舟」絕對有實力戰勝風魔水怪，因此我們並未棄守家園，而是以平常心處之泰然。

後來的結局，證明我們太輕敵了！

颱風襲捲的夜晚，隨著狂浪搖盪晃動，首先是一樓的兩扇大門，父親在防颱準備時，已用木條鎚釘封死，疾駛瘋狂的洪水來得太快，瞬間將木門衝撞撬開，立刻灌注湧進的天上之水，明明是不速之客，完全沒有汗顏謙卑的態度，大刺刺地自立爲王，將囚禁在一樓的活口，毫不留情地一一殲滅。

父親引以爲傲的牧場，方舟的一樓，不多時已浸泡在水中猶如古城廢墟，那

些在平時顯得極不和諧的騷動，不論大小、不分品種，此刻隨著水位上升，家禽牲畜漸漸浮在水面上，在垂死前還掙扎地聒噪振翅。父親站在二樓的木梯上，企圖跋涉下探底層的情況，在還來不及反應時，水已漫進二樓，母親倉皇嘶吼著，驅趕孩童爬上三樓的倉庫，全家人都顯得很驚懼，害怕變成厲鬼的水，會真的將我們吞噬！好像過了一世紀之久，二樓的水勢似乎有稍緩的跡象，鍋碗杓盆飄在水面上互相碰觸敲打，響脆的聲音，在三樓都聽得很清楚。不能理解的是，在黑暗中，我仍然可以看得到，父親無聲的眼淚和一抹絕望的神色。

天空微曦時分，水開始撤退，全家人整夜皆未眠，疲憊不堪的面容，寫著劫後餘生的標誌；生死一線間的恐懼，還繚繞在眉目之間。所有的動物都被大雨沖走殆盡，眼前除了汨汨黃泥水的流淌聲，還有四周詭譎死寂的怪異，這讓人不由得有些懷念豬叫狗吠的擾攘熱鬧。

中間附有旋轉樓梯的大圓柱，沒有被颱風吹斷真是奇蹟，不過柱頂的鴿子籠就沒那麼幸運了，可憐的鴿群，在疾風戾雨的蹂躪下，恐怕已是凶多吉少；想想，大哥最喜歡爬上樓頂，搖旗吶喊訓練愛鴿，而此刻再怎麼用力呼喚，也喚不回了！那在夕暉中翎羽群飛的畫面，因為自然的浩劫，絕情地譜下休止符。

被自然擊垮的還有父親，和他一手打造的方舟，和神話。

任誰也無法事先預料，這場雨勢比風更強勁的天災，就這麼狠狠地淹沒濱臨大漢溪的農田房舍，滅頂賴以維生的牲畜獸禽，也註定了我們一家大小，必須放棄方舟生涯，接受移徙遷居的命運。

這破屋，這如方舟的破屋，終於願意俯首稱臣，棄械投降！

第二次築屋，動用了部落裡數十名壯丁的協助，幾位原住民的師父，還曾下山從河洛人學過砌磚、攪拌水泥的真功夫。前車之鑒讓我們重建的家園，遠離溪谷，蓋在半山腰的臺地上，原本是植栽包種茶的紅土地，經由眾人之力，很快地建成方正有型的四合院。雖然所費不貲，散盡家產，還欠下龐大債務和人情，所幸這環抱曬穀場的閩式建築，至今仍安穩幽雅的，佇足在偏僻寧詳的山中。

而方舟呢？這補釘頹圯的木屋，根基雖深卻越顯荒蕪，除了圍欄空地上，還飼養著雞鴨鵝兔，人去樓空的景狀，早已不復當年的繁華。父親每日會去巡視二

次，或待在倉庫修補農具，或綑綁草料撿拾雞蛋；偶爾放學我也會跟隨前往，我喜歡坐在橫亙於船屋門口的漂流木上，這斷木是上次洪水送給我家的禮物，看著父親在房屋四周，東摸西瞧、走來繞去的模樣，可以知覺感受到，父親對這方舟形狀的木屋，是非常戀戀不捨的。

也不知又過了多久，年老衰敗的木屋，突然搬進一位無家可歸的流浪漢，來歷不明也不太說話的流浪漢，用卑微的彎曲請求父親收容，用為時不多的餘生與方舟共存，用撿破爛的謀生方式，填飽木屋的三層空間。塞滿瓶瓶罐罐，銅鐵紙箱的方舟，顯得朝氣十足！沒想到，方舟在沉沒之前，還能被妝扮成了稀世寶藏的殿堂。

流浪漢離開人間的時候，祥和地躺在方舟二樓的木地板，身上僅有一張泛黃薄紙，上面印著「戰士授田證」，據說父親為此很震撼很傷感，原因是「戰士授田證」在我家也存有一張，上面印著授田的公頃數目，還有授田的鄉縣所在地；父親對照了這兩張紙，發現證明文件上的內容，除了姓名，其他竟是一模一樣，一字不差！

我們以親人的喪禮安葬流浪漢，唯一陪葬品是那張永遠無法兌現的授田證，父親對陌路客伸出援手，義不容辭，或許多少滲雜著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戚戚焉。

其實，左鄰右舍相處多年，若在茶餘飯後提及父親時，總也頻頻點頭稱道：「老陳啊！是附近這座大山中最有愛心的人，老陳是我們原住民的好朋友。」

來到復興鄉的第二年，父親迎娶一位被丈夫拋棄的婦人，那位當初被打得遍體鱗傷、瘦骨如柴的閩南女子，父親原本只因可憐而救濟，後來部落中的長老、牧師，天真開朗地就將他們倆「送作堆」啦！他們婚後連續生了四個子女，還收養了二位原住民的棄嬰，正是我的大妹和二妹。我的母親，當然是那位命不該絕的棄婦，她跟著第二任丈夫老陳，深耕易耨、養豬牧羊、生兒育女，吃過的苦比盤踞在老樹上的藤蔓還難釐清，但她卻是無怨無悔的追隨著，用崇拜感動的眼神凝視著，自己結髮枕席的伴侶老陳。

那就是我的父親。

很多年之後，當我陪著佝僂的父親，拄著柺杖回到遙遠的老家探親，一處隱

藏在山巒層疊的湖南西北隅，人煙稀疏的小村莊，我終於明白，那如同挪亞造方舟的屋宇，並不是父親獨創的，其實在湖南老家啊！家家戶戶的一樓，皆是留給生畜家禽居住，二樓以上才是人的居所，在地人解說這是沿襲、保存著土家族部落的傳統。原來，方舟，是父親扛了一輩子的傳統。

即便是飄泊移徙至海洋的對岸，父親的心中，仍是擺盪著這一葉方舟，一如鄉愁。只不過，這小小方舟，隨著歲月堆砌壓縮，早已載不動思鄉之愁了。

父親探親回來後，因水土不服，大病一場，之後，身影更顯枯槁，自此絕口不提老家的琳瑯鮮事或恩怨情仇。儘管鄉音依舊，一聽就明瞭是外省老芋仔；儘管面目沒有深邃黧黑，五官實在不像原住民。然而鬢髮已斑白，歲月的鑿痕已雕刻在臉上，也許父親終於發現，故鄉已經不是那遙遠的荒蕪山寨，早就變成這近在咫尺、相依偎大半輩子的復興鄉泰雅族部落。終究，異鄉原來是故鄉啊！

木屋終於被徹底拆毀了！造方舟的傳說，從此爾後，真的變成一則古老的傳說！鄉鎮公所的人告知，溪谷一帶的土地徵收後，要闢建成河濱公園；原本雜亂無章的大漢溪旁，那曾是我們童年時擋暑避寒、躺在屋頂數星指月的窩居，舉目望去，已是物換星不移了！可以想見在不久的未來，這裡將變成一片綠油油的草地，無數的腳印將踩在地面、烙印其上，然後，將父親的記憶和我的童年，逐步踏馨。

如今，八旬老翁的父親，罹患巴金生氏症和攝護腺癌，深受病痛的折磨，整日只能坐躺在藤製的搖椅上，搖搖晃晃，像獨木舟在岩灘上逆流的姿態。

我常想，藏在父親心底的那一葉方舟，是否曾有過光榮輝煌的歷史呢？即使有，恐怕也早已被沉苛的生離死別給淹沒了吧！

沒有海風，沒有揚帆，失去主宰力量的舵手，只能擱淺觸礁於朗朗星空下，任其時間幻化摧滅。那長年累月緊握的櫓槳，因為一頁歷史的即將闔上，已經悄然放下！我知道，父親不會再離開了，這第二個故鄉，才是最真實的故鄉！

而我也知道，父親，永遠是我們心目中，頂天立地的方舟。方舟，將沉默且深情的庇佑著子女，在顛簸迂迴的生命急湍間，不會翻覆，不再迷航。